

儒家文化与中医学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赵朴初题



林 殷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



(闽)新登字 03 号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儒家文化与中医学

林 殷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9.125 印张 2 插页 214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

ISBN 7—5335—0680—4 /R·119

定价:6.8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 序

中国传统医药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华夏文明息息相通。我从医四十年，临床诊疗之余，着力涉猎卷帙浩瀚的中医药学典籍，深深感觉到中国传统医药学思维和现代医药学有诸多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医药学在哲理上重视宏观思辨性，与后者比较，很具特色，在它身上，处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脉络，看到中国医药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或嚆矢；这使我对探讨光辉耀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间的血缘关系，滋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

《周易》以阳爻(——)和阴爻(一一)为标帜所展示的阴阳概念，是日后传统中医药学阴阳理论的哲学背景；我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李聃《道德经》关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的议论，也可体察到中医药学中关于“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理论体系的特色和“天地是大宇宙，人身是小宇宙”的道文化的历史轨迹。《庄子》称：“易以道阴阳”，在中医临床诊疗中，阴阳辨证是中医最基本的诊断模式，据此得以立法处方。中医药学最有权威性的典籍《黄帝内经》不少章节，也是在老子“养生之道”的基础上发挥的，因而世有“黄老之学”之谓。庄周宗老子之论，有《养生主》独立篇章，并提倡老子静态气功，实为今日丰富多彩传统养生术之滥觞。《道藏》中的《钟离八段锦》、《太清导引养生经》，更是影响深远，流传至今，富实用性特点。

我出生福建，幼年时代在家居和社会间里中，几乎天天看到“求佛给众生治病”的举动，这也许就是不少香港老百姓所说的“佛

是大医王”、“佛是大药师”的意思。《药师经》称“老、病、死”是人的生理上的三种病，“贪、瞋、痴”是人的心理上的三种病，《大藏经》的论述医理，《易筋经》及《延寿经》之历久不衰，以及以“戒学”为基础的“佛家气功”，物我两忘的“坐忘”，今人仍在汲取其精华而行于保健防病。印度传统医学受佛学影响也很深，足迹未泯，所以1981年出访印度时，我对参观位于恒河沿岸之瓦拉纳西(Varanasi)的释迦牟尼故乡的佛教殿堂倍感兴趣。

说中国传统医药学是在中华文化大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还有更多生动的实例。《尚书·洪范》五行体系之在中医药学术中的兴替；《吕氏春秋》“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的音乐舞蹈疗法思路，对后人皆多所启迪。至于殷墟甲骨文卜辞，马王堆汉墓帛书，龙门石窟医方及敦煌所见之中医药文化，皆十分诱人。他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周书·五会篇》及《汉书·平帝本纪》关于医疗养生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间之种种胶柱。

为了比较系统地阐发华夏文化与传统医学的因缘，三年前，在我回福建省亲时，与福建科技出版社谈及出版丛书的萌想，不意竟得到他们的很大共鸣，多方支持和鼓励。为此，我们着手这一比较吃力的工程。《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将囊括中医学与远古文化、周易、儒文化、道文化、佛学、兵家、文物学、饮食文化、传统美学、文学、艺术、天文学、象数、史学、典章制度、民族学及民俗学等之间的联系，探隐溯源，继承发展。

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我们衷心感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大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俞长荣教授俯任顾

问。赵朴初先生在与本丛书《佛学与中医学》作者耿刘同、耿引循访谈时，还曾议论了荀子“食气者寿”、孔子“治人事天莫为啬”、庄子“性与天道”及老子“心物不二”的论点与中医学及养生学的关系，至为可贵。

我希望本丛书对于开创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探究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种种奥秘，起到那怕是一些推陈致新、继往开来的用处，就很满足了。丛书中各分册作者的学术观点可能不尽一致，有些是历来便有争议的，为了尊重各流派的观点，不强作统一，留供大家作进一步争鸣，而后完善。是为序。

陈 可 冀

壬申年霜降日于北京西苑

同年冬至日改写

# 目 录

|                   |       |
|-------------------|-------|
| 引 言               | (1)   |
| 第一章 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源流概述  | (7)   |
| 第一节 先秦孔学与中医学      | (7)   |
| 第二节 两汉经学与中医学      | (9)   |
| 第三节 隋唐思潮与中医学      | (10)  |
| 第四节 宋明理学与中医学      | (12)  |
| 第五节 清代朴学与中医学      | (15)  |
| 第六节 近代儒学与中医学      | (17)  |
| 第二章 儒家文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 (19)  |
| 第一节 传统医学体系：“道中庸”  | (19)  |
| 第二节 传统老年医学：“谨孝道”  | (41)  |
| 第三节 传统医学伦理：施“仁术”  | (57)  |
| 第四节 传统音乐治疗：“乐从和”  | (72)  |
| 第五节 传统医学特征：“以致用”  | (82)  |
| 第三章 儒家文化与中医理论的联系  | (93)  |
| 第一节 “命门学说”与“太极图说” | (93)  |
| 第二节 节欲养生与“遏欲存理”   | (110) |
| 第三节 运气学说和“气化理论”   | (131) |
| 第四节 “格物致知”与医学研究   | (150) |
| 第四章 历史上的著名儒医      | (161) |
| 第一节 儒医考略          | (161) |
| 第二节 汉唐时期的著名儒医     | (183) |

|     |                                    |       |
|-----|------------------------------------|-------|
| 第三节 | 宋元时期的著名儒医·····                     | (194) |
| 第四节 | 明清时期的著名儒医·····                     | (207) |
| 第五节 | 近代史上的著名儒医·····                     | (240) |
| 第五章 | 儒学今古文之争的最后波澜与近代中医学·····            | (255) |
| 第一节 | 清末今古文之争与中西医汇通的提出·····              | (256) |
| 第二节 | 从中医改良论看“中体西用”和晚清今文经学的<br>渗透影响····· | (262) |
| 第三节 | 从医学革命论看晚清古文经学的潜在影响·····            | (273) |
| 后 记 | ·····                              | (282) |

## 引 言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文化一直作为主干，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久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医学以其切合民生日用的特性，与兵、农、艺一起，被列为中国四大实用文化之一。本书旨在探讨儒学与中医学这两种文化的关系，首先就要对什么是“儒家文化”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儒家文化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时又被称作“儒家文明”。文化至少有广义和狭义两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某种思想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及组织机构。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上，文明与文化几乎是同义语。

研究儒家文化，和我们讨论任何一种文化一样，需要分清它的层次或结构。关于儒家文化的层次或结构，学者们有过精辟的论述。如李泽厚先生将之概括为以实用（践）理性为特征，集血缘、心理、人道、人性四位一体的思想模式；<sup>①</sup>王沪宁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主要分为民众心理潜层的积淀、社会生活规范的总和及儒家学说的体系三个层次。<sup>②</sup>他们的观点对笔者颇有影响，本书即以儒学体系为核心，以社会规范和心理积淀为内容，结合儒与医关系的特点，分源流、发展、理论、人物、变革五条线索进行阐释。

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从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干这一点而论，它对中医学的作用又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以心理积淀层次讲，其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儒医”这个特殊的传统医生角色类型。从社会规范层次看，情形则比较复杂，因

为它本身还包括不同层次。所谓规范,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做事的方法和行动的蓝图。其中有正式规范,如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等;也有非正式规范,如道德、习俗、信仰等。它们对中医学的影响和渗透,似乎是以非正式规范为主,像忠孝事亲的道德观念对传统老年医学的影响,以修身为本的内省学说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渗透等,都是儒家规范文化在中医学领域的体现。而儒家学说这个核心层次对中医学的的作用,更是庞杂错综,难以确论。

儒家学说有它自己的哲学思想基础。从学院式的哲学视角出发,简单地将儒学等同于政治伦理学,抹杀其哲学内涵,是不能成立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sup>③</sup>从这种哲学史观来看儒家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或者是哲学的人学,即西方所谓的“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sup>④</sup>儒学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的问题上,通过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提出了一整套以仁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仁有两个意思,仁爱的“仁”和人禽之辨的人,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可以互相解析的。《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仁学对人性、人道、人生价值、人际关系、人格的独立平等和尊严以及宇宙本体、天人关系、求知之论、为学之方等都进行了独到的探索。这样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宽广的思想体系,对中医学的的影响作用之深远和全面,是中华文化里的其他分支所不能企及的。

梳理儒学与医学两大学术思想体系之间浩繁纷杂的关系,实有赖于新一代专业史学家们。本书仅从医学的若干角度理出几条历史粗线,加以分析展开。关于本书的写作,还有三点需要说明。

一是对儒家文化及其与医学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现存典籍入手的。即论述的着眼点是放在“传统文化”而非“文化传统”上,这两者的区别,正如汤一介先生所分析的,“传统文化”指已经过去的文化,它早已退出社会舞台和交往领域,只存在于典籍中,是一

个静态的凝固体；“文化传统”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它作为现实文化的组成部分，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一个动态的流向。<sup>⑤</sup>本书力求遵循对传统文化既予尊重又予分析的研究态度，但写作的主旨，并不在使传统文化还原为只作客体的叙述，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出主体的评介。也就是说尽量做到有历史感，这个历史感包容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儒家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要历史地去观察其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还应以今天获致的思想发展观点，去阐释和思考两者的价值取向。换言之，不是以静态的观点去观照历史，而是用动态的观点加以剖视；不是传统文化的再现，而是在剖析中也透视着它与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相适应的和不相适应的层次；在不相适应的层次上，告知着它必须有所剔除或增益的论断。

二是关于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医学的关系，本书未辟专题探讨。除了上边谈到的原因，即在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历史剖析评介中，已对现实有所观照外，还由于儒家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中，仅仅是以文化心理、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及被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同化形式表现出来。在“儒教中国”已经解体消亡的情况下，它对现代中医学特别是中青年医生的影响有限；而且它对中医学现代发展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不是以单独或孤立的纯粹形态实现，而多呈示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交融的混合形态，本书对此没有更多涉及。

三是近来有学者提出“道家文化主干说”，<sup>⑥</sup>但笔者在本书中仍坚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或主干。首先，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在中国历代社会、政治和伦理生活里，起着别的任何学派都无法比拟的作用，因而容易被人们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次，从不同文化对中医学影响的比较而论，以儒释道为例，佛教文化作为外来的宗教信仰，它吸收了古代印度医药的某些内容，

形成佛教医方明,是佛教“五明”(内、因、工巧、声、医方明)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它传入中华大地后,对中医学体系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影响。道教文化是唯一根植于中国的民族宗教,它对中医学的影响很大。早期老庄哲学的认识论、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理论的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道教徒的炼丹服饵,对药物学、传统健身术的发展,也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中医药学的宝库。但是,如果从认知文化和规范文化的宏观社会学角度,来透视中医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伦理、诊疗、思维模式及其医疗角色类型,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单一的,而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是道教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倘若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出发,中华文化实际上应当被看作是不同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相互融合、共同创造的。正像由老庄所完善发展起来的认识论等哲学思想,在战国以后的学术发展中,已不再是道家独有的传统,而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特质的一部分,在中华文化史上不断影响着历代思想家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思考那样,儒家文化也不是一个凝固的原型。孔子以后,儒门多杂,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一以贯之的、单一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本身就是在吞吐百家、多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的某些特点如中庸之道、求实精神、崇尚统一协调,已经衍化为中华文化的共同特点。事实上,真正有杰出成就的医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也都不是单纯地接受一家成说,而是真正能广采博取、没有偏见的智者。今人也唯有具备如此宽厚的学术襟怀,才能在研究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而努力熔铸已有的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创造出自己时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医学。

## 注 释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②王沪宁《儒家文明与华人社会的现代化》,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一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④参见杜维明《儒家哲学与现代化》,《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三联书店(北京),1988年版,第98页

⑤汤一介《当代新儒家》“总序”(中国文化书院论著集),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版,第3页

⑥参见“老子思想研讨会综述”,《光明日报》,1992年,7月6日



## 第一章 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源流概述

纵观中医学发展之历程,其兴衰每每同儒家相呼应;其学说在与儒学相贯通;其医业处处有儒者之风骨。今溯源循流可见:先秦时期,孔学自成一家,医学初具体系;两汉经学,各守家法,医分流派,专门授受;隋唐诸儒,缀集汉说,治义疏之学,各派医家,搜集古书,成医论渊薮;宋明儒家,排弃旧说,代兴新说;金元医家,竟斥古方,各创一派;有清复古,医家承之;近代维新,中西文化,相摩相荡,共呈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兹分节概述如下。

### 第一节 先秦孔学与中医学

儒,在殷商时期是从事相礼治丧职业的知识分子的泛称。自孔子后,儒的含义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开始形成一个以孔子为宗师的学派。汉儒高诱说:“儒,孔子道也”。<sup>①</sup>所以儒学亦称孔学,至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派,号称“显学”。

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晚期,推崇西周典章制度,以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但其政治主张终不为时君所用,只好以教授生徒、整理文献终其一生。他开创私人讲学之风,按“有教无类”原则招收门徒,《史记·孔子世家》说他有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足见生徒众多。他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是为儒学经典,后称六经。按《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是西周以前的古籍,孔子借删定之名以述为作,寄托了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sup>②</sup>的政治理

想,从而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

中国医学,萌于上古。《礼记·曲礼》有“三世医学”<sup>③</sup>之说,唐代孔颖达解释说,所谓“三世”,是指《黄帝针灸》、《神农本草》和《素女脉诀》三个不同流派的医书。《黄帝针灸》源于伏羲制九针的传说;《神农本草》源于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而《素女脉诀》则源于黄帝、歧伯讨论经脉的传说。上述三书,现均佚失。见诸后世的,如《灵枢经》是属于《黄帝针灸》一派;《难经》与《素女脉诀》同宗;所谓《本经》(即《神农本草经》的简称)自然出自《神农本草》了。“三世医学”的成书,非一时一人之作,但据有关学者考证,大概是在战国时期前后。所谓黄帝、神农、素女,都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如果以儒家学说相比附,则相当于仲尼所祖述的尧与舜和所效法的周文王、周武王。写作上述三书的学者们所起的作用,类似孔子对先王之道的远宗和近守。它们反映了古代医药学演变的史迹。

从医学发展的过程来看,总是先有长期的实践,然后逐渐总结上升为理论。针灸和草药是医疗实践最常用的,人们对之了解较多,师授徒受,陈陈相因;经过反复的医疗实践,逐渐注意到疾病的诊断,切脉之学因之而兴,习脉者经验日丰,总结出规律性的秘诀,是为最早的流派。这充分说明了由于医药经验的不断积累,经过诸多医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写成类似总结性的记录,终于形成了医学科学体系的初步框架。

另外,先秦儒学所表现出的原始人道主义倾向;它的“慎终追远”、“奉先思孝”的孝道观念;无过之无不及的中庸思想;以及不事鬼神、经世致用的精神特征,通过后代儒家的不断衍申,都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 第二节 两汉经学与中医学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sup>④</sup>其中孟氏（孟轲）之儒、孙氏（荀卿）之儒对后世影响较大。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于是儒家成为正统学派。儒学也号称“经学”。经，指儒家经典，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六经毁于一炬。宿儒学子靠师徒父子口头传授，到西汉时，才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成文，称今文经。后来，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于壁中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是用古代篆文写成，谓之古文经。今文与古文两种经书不只是书写字体不同，有关字句、篇章、解释，以及所记古代制度、人物评价也多有歧义。由于所主张的经学不同，汉代儒家学者便形成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彼此各守家法，专门授受，不能相通。因此，可以说两汉时期是儒学的专门授受之期。

据《史记》等书所载，医学流派的传承授受，自周秦迄两汉仍有可推见者。如华佗是黄帝针灸一派的传人，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的生徒，秦越人（扁鹊）则继承素女脉诀一派。上述三位名医各有师承，如《襄阳府志》载，张仲景“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张仲景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由单味草药到复方的研究，反映了本草一派的进化，也是药学理论的提高。太史公司马迁说，扁鹊的老师是长桑君，经师指点后，他“特以诊脉为名耳”。<sup>⑤</sup>华佗的老师虽名不见经传，但他的弟子不止一个，较著名的除了史书中提到的吴普和樊阿之外，还有梁代阮孝绪《七录》中提到的李当之等，华佗本人尤以精通外科和针灸著称。他们的老师则相当于西汉经学的经师。

按经学的第一代经师，后世学者往往推到孔子的弟子子夏和荀卿的弟子浮邱伯。医学的发达远不及儒术的显赫，因此其传授世次，现代已无案可稽，但不同医学流派在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早就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如对命门、三焦的记述，《内经》《难经》之说多有所异，清代徐灵胎认为这说明秦越人不是《内经》一派的传人，而别有师承。<sup>⑥</sup>这也正反映了当时医学领域中各家争鸣的实际情况，表明后世所谓医学理论皆祖内经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而且，不同流派的医生也是各守家法，彼此不能相通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里，首先惊异秦越人用针灸治愈虢太子的尸厥症，“慨然叹其才秀也”，说明他自己并不精通此道。接着批评当时的医生都“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在医术上墨守陈规的劣习。医学界的这种状况，与儒门今古经文学派的各自固持己见、长期对垒颇为相似。

### 第三节 隋唐思潮与中医学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儒家经典《周易》也列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一。玄学领袖何晏、王弼虽然推崇老子，但仍以孔子为最大圣人，说明玄学仍属儒道之融合。

汉末至隋朝的 360 年间，战乱频仍，国家政权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加上南北民族的大迁移，使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儒家学子们也不复能亲承师说，只得求助于残简断编。于是有南北朝、隋唐的义疏<sup>⑦</sup>之学兴起。

南北朝时代，南北经学的学风不同，南学以老庄玄学解经，北学沿袭汉儒经说。到唐代，孔颖达奉唐太宗命编撰《五经正义》，折衷南北经学，唐代用其书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五经，即儒家经典《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左传》。孔编《五经正义》与颜师古校定的《五经正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